

闲聊站（上）

■成新平

说起“闲聊站”，在湖南大衡山区域范围内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并不陌生。

“闲聊站”是霞流街的别称，坐落于衡东县城以西20公里的湘江东岸，原名霞流埠、霞流市，当年为霞流乡政府所在地。明清时期，为湘江流域的水路重镇之一，因位于湘江之滨，碧波荡漾，阳光照映，彩霞如流，故名霞流。清代诗人彭曾禄在《晚泊霞流市》中写道：“市号霞流翠峰连，江干客到夕阳天；疏钟带月悬山寺，细草分春入画船。鸳鸯几行沙岸外，烟墩数点戍楼前；奇逢更快今夜事，泊棹狂歌欲欲仙。”

霞流街为何叫“闲聊站”，无人考究。从字面上来看，“闲聊站”代表休闲聚集聊天的一个场所。

（一）

“闲聊站”有一个规模宏大、通江达海的麻石码头。

记得小时候，“闲聊站”每五天赶一次集，父辈们大早起床，从鸡埭拾来带有余温的鸡蛋，装入竹篮，不紧不慢换好衣服，拍打身上的灰，然后呼左邻右舍：“走，到闲聊站赶场去！”每逢农历二、七日，周边农民挑着箩担从四面八方涌来赶集，将旷古悠然的古街塞得“拍拍满满”。

“闲聊站”的称谓，也许代表着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，他们宁静缓慢安祥的日子有了寄托、希冀与梦想。大家一天到晚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，异常辛劳，腰酸腿酸，过几天到集市放松一下，深谙“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”的道理，不仅将多余的农副产品卖出去，购进一些日常生活用品，并借此机会聊天、叙旧、喝酒、打牌、共话友谊。而且，集市还成为青年男女喜结良缘的重要平台，他们在媒人的撮合下，到集市上相亲，有的见上一面后，便可“一锤定音”。

我家住在白衣港，往湘江下游行走两公里，就到了“闲聊站”。

“闲聊站”依山傍水，一片葱绿滴翠的田畴，夹着一座古老神奇的城廓。那恢宏大气的码头，别具一格的建筑，厚重精美的石门，异彩纷呈的木雕……令人叹服祖先的聪明智慧。那是典藏在民间的一本画册，散发着奇异的光芒。对于当年我们这些青涩少年来说，是一个“梦想开花”的地方，一个令人神往的“诗意栖息地”。

从7岁开始，我就经常打着赤脚尾随父母，迎着清凉的河风，伴着拍岸的浪花，沿着湘江河塍下一条光溜弯曲的泥沙路，经过易家大柳树、堰霞电灌站等地，兴致勃勃地来到“闲聊站”。这是一个比白衣港大很多的地方。

河边的路带有沙性，柔软狭窄，只有一人宽，两边是浅浅的青草，中间光溜溜的，双脚踩上去软绵绵的。在不知不覺的享受中，一个麻石砌成的码头呈现在眼前，宽有余丈，上千级台阶绵延数里，南边延伸至古街尽头，北边从河岸直扎入江心，通往对岸衡山县贺家乡。湘江水位回落到哪里，码头便延伸到哪里，仿佛可直通海底龙宫，那种雄浑与大气，无与伦比。有人说，从衡阳到长沙，数“闲聊站”的码头最长、最牛、最坚实，任惊涛拍岸，我自岿然不动。这是一个宁静、安全的港湾，扁舟云集，樯帆如织，不少船只来这里停泊，又从这里出发，通江达海。街口以前有个气派壮观的戏台，后来让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掉了。码头的兴建，据说缘起街上一个叫李打铁的铁匠，他从这里参军后，一路决战决胜，官至陟甘提督。为回报桑梓，他掏出不少银子修了这个麻石码头，并用麻石铺成一条大道，通往他的故乡李家大屋。

“闲聊站”码头曾演绎过不少荡气回肠的历史典故。当年，满腹韬略的大源渡村人洪宝麟，由此码头上船跟着清代名臣左宗棠南征北战，“拖着棺材”平定新疆，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，“苛爱国爱民之心何其激烈，气吞山河，后来官至一品；与他一起投奔湘军同村好友阳大毛，武艺超群，被誉为“江南奇侠”，在收复宁夏、新疆、台湾等战役中屡建奇功，官拜记名福建水师提督。出生于平田村的陈嘉言，15岁入县学，得到湖南督学器重，调入巡抚在岳麓书院创办的湘水校经堂，1882年乡试，中解元；1889年成进士，授翰林编修；1903年出任福建漳州知府。他清正廉洁，爱民如子，被称为不负百姓不负天的“铁面御史”。陈嘉言告老还乡时，船家担心他没东西压舱，影响行船安全，他随身携带10多个沉甸甸的箱子，把船压得稳稳的。船到“闲聊站”码头，乡亲们争相上船帮忙抬箱子，以为里面有金银财宝，谁知打开一看，全是满满的书籍……

赶集这天清早，一条条船只相继在“闲聊站”码头靠岸停泊，搭上一块跳板，乡亲们排着队，依次上岸，挑瓜果的、背柴火的、带小孩的、读书上学的、卖冰棒的，空着双手的帮着挑箩背担的，年轻的扶着年老的，男的牵着女的，大的抱着小的，一路说笑，牵着一家。还有用猪笼挑猪崽子的，用竹篮提母鸡的，大家簇拥着，从船上跳到岸上，好生喧嚷热闹。他们在船上相聚，在码头分别，一个个来去匆匆。我们也汇入这支人流涌到街上……

夜晚，“闲聊站”码头涛声依旧，从帆船窗口射出来的灯光，伴着江上的倒影闪烁闪烁，显示无尽的迷离和辉煌。

而今，“闲聊站”码头在现代文明

进程中，步履蹒跚，如同一位饱经风霜洞察世事的老人，沉稳平静。

（二）

“闲聊站”有一条光彩照人、韵味悠长的石板街道。

从四面八方来赶集的人流纷纷涌入“闲聊站”。顿时，街上人头攒动，你挤着我，我挤着他，如同湘江中的波浪，从下街涌向下街，又从上街涌至上街。人在街上挤，汗在身上流。人声、牛声、猪叫声、打铁声、破蔑声、锯木声、榨油声、织布声、铲锅声在街上聚集交融，人的汗气、天的热气、瓜蔬的香气、畜牲的臭气，在大街上飘散……

“闲聊站”清秀、美丽、霸气。“前寨后峰依江水，左狮右象震岐山”，这句古诗描述了“闲聊站”美好的地理位置和居住风水。意思是，前方有栗木的周家寨，后方有衡山的祝融峰，伴着湘江流水，左边有狮子山镇守，右边有象林山护佑，寓意悠长，含义隽永。

“闲聊站”平淡无奇，街道不宽，一丈有余，阳光斑驳；街道不长，不到一公里，幽深笔直。街面全是大麻石，斑痕累累，深浅不匀，凹凸不平，从街头铺至街尾。街道狭窄，不便行车，被乡亲们脚板踩得光溜溜的。遇上下雨天，湿漉漉黑浸浸的石板可照出人的影子，影影绰绰宛如梦境。几口历经风雨沧桑的古井错落其间，水味甘甜，清绝明净，冬暖夏凉，为饮水、洗衣、洗菜和防火之用。街道两旁屋宇错落有致，鳞次栉比，包子铺、铁匠铺、缝绉铺、南杂店、医药店、剃头店、碾米房、豆腐房、榨油房，一栋挨着一栋，形成前店后宅的格局。房子不高，两至三层，白墙青砖黑瓦，青石板天井，二楼还有雕栏玉砌般的实木晒楼，不少是石门石窗，雕梁画栋，翘角飞檐，在街上可窥见三棱格窗与屋顶的轮廓风貌，典型的明清建筑，朴素清幽，古色古香。

木门浸满岁月，石板见证沧桑。“闲聊站”古街其貌不扬，却处处透着丰盈与妩媚。古街南北通透，夏日，江边霞光满天，习习凉风穿街而过，是个避暑的好去处。若是有人穿着皮鞋独自行走在这些麻石板街上，定能发出“笃笃笃”的声响，美妙清脆，富有节奏，余音回旋不绝。郑家一条石门两边，刻着一副对联，“云蒸霞蔚，积厚流光”，为元代状元何克明所写。传说他自幼聪明好学，智慧超群，1317年从这里登船应湖广乡试，名登榜首，1318年赴京会试，以一篇《云梦赋》名震朝野，被皇帝钦点为文科状元；清代状元殷俊，少年时来到外婆居住的“闲聊站”吟诗作对，在此留下一段传奇佳话；成长于此的陈长芬从拍摄“闲聊站”起步，踏遍名山大川，拍摄万里长城，被评为世界十大摄影家之一，成为第一个登上美国《时代周刊》封面的华人……

记得第一次去“闲聊站”，看到公社供销社热闹非凡，生意兴隆。称盐的、扯布的、舀煤油的、购肥皂、香烟、火柴的，买糖买饼的，挤满一屋子。猛然我发现，靠窗子玻璃柜里，摆着几十本图书，《小兵张嘎》《洪湖赤卫队》《铁道游击队》……目不暇接。母亲给了一毛钱要我买两个“穿眼油饼”，我便偷偷地买一本《闪闪的红星》，读起来美不胜收。

大街两旁，摆满了新上市的西瓜、菜瓜、香瓜、黄瓜、辣椒，乡亲们讨价还价，没有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，因为这些农副产品出自农家，不存在短斤少两。如果买得多，对方还可送一点。在一家小酒店，几位老农舀半壶米酒，点一碟霉豆、剁辣椒，边喝边聊，南海南北，大到国家大事，小到鸡毛蒜皮，谁家漂亮女孩成了城里的媳妇妹子，谁家气儿儿子当了解放军，讲得头头是道，有板有眼。其中一位白发老农讲起“唐伯虎点秋香”“穆桂英挂帅大破天门阵”等故事，讲得绘声绘色，唾沫星子直溅，听众连声喝彩。店外，一些补鞋的、卖老鼠药的、耍猴把戏的，吆喝声此起彼伏……

“抓扒手！”不知谁喊了一声，人群中出现一阵骚动，一位蓄长发的年轻人刚将手指伸进一位妇女口袋，被一路人发现，“路见不平一声吼”，那年轻人迅速被乡亲们捉住，“老鼠过街，人人喊打”，众人将扒手扭送到了派出所。

街上，挤满了真诚善良，挤满了纯朴实在，挤满了收获欢笑，挤满了公平正义，甚至还挤满了少年的梦想和希冀。

母亲打来一斤煤油，买来两盒火柴，几根针线，称来半斤油豆腐，用一根稻草穿成串绕成半圆，让我提着回家。可谓兴高采烈去，满载而归回。油豆腐在我手下落来荡去，我那种神气、骄傲与喜悦，溢于言表。

狭窄悠长的石板街是“闲聊站”的缩影，也是乡亲们起居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在我少年的记忆中，闲聊站的街道似乎很宽、很长，后来长大了，我到了衡东、衡阳、长沙、北京，才知“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”。

老街依旧在，人事却已非。湿漉漉的石板街历经百年沧桑，留给我们的只有一抹乡愁。霞流入外在潇潇，内心秀美，柔中带刚，踴厉奋发，不卑不亢，就像湘江边的柳树一般坚韧不拔。改革开放后，霞流入勇于奔赴东南沿海“开疆拓土”，生意越做越大，越做越强，一时“土豪”辈出，成为衡东民间评出的“土豪”乡镇。



制图：何芬

芙蓉花开

■蔡 英

润的青砖，布衣布鞋的老人坐在石板上卖菜，一把把青翠欲滴的莴笋，一棵棵饱满丰盈的包菜，还有满竹篮喜庆的柿子，沾着泥巴憨态可掬的红薯。这是人间烟火的古镇，细水长流的市井。

初冬的午后，阳光散淡，古镇静悄悄的。我趴着一处老旧的窗户张望，忽然定住了：一地断垣残壁，满目荒凉的院子里，一株芙蓉开出满树灼灼的花朵。那树干扭曲盘旋，树叶稀疏，极丑陋。可那些花却开得天真烂漫，开得繁花似锦，开得富丽堂皇，与破败荒芜的院落形成巨大的反差，让人震撼。那绢质的花朵，似乎从宋画里出走的，流落在这荒郊野外，却开出了牡丹的雍容华贵，与这颓败的底色相衬，有种说不出的神秘与荒诞，却又珠联璧合。这是对天地间一切生命的隐喻吗？艰难困苦的环境，凄风冷雨的季节，谁都不能阻止芙蓉开出美丽的花朵，释放出着生命的蓬勃与野性的力量。

说起宋，就想起宋词的温婉妩媚、别致风流，想起宋瓷的古朴深沉、素雅简洁，开辟了新的美学境界。也想起了宋徽宗的芙蓉锦鸡图，那幅双勾重彩的工笔花鸟画，色彩富丽典雅，画面生机盎然。疏疏数朵的芙蓉将开未开，锦鸡蓦然飞临枝头，花枝颤颤。锦鸡却浑然不觉，回首望向一对翩翩起舞的彩蝶，跃跃欲试。画里锦鸡浓墨重彩，而芙蓉用色淡雅，传达出雍容富贵的皇家气象。不得不说，芙蓉花亲切随和，开在宋皇笔下，压得住气场，开

渐入冬境

■陈诗悠

二十年前，我们在一起上学。二十年后，我们竟又在一個部门上班，真是人生如戏。

中午的空闲时间，我特意去找他聊了会天。二十年后的我们，都没什么变化，性格还是老样子。样貌嘛，随着时光的沉淀，我变得文雅了，他看起来，像一个大领导。

但，比起年少时的倔强和尖锐，如今，我们都变得温柔又善解人意。谈到从前的人，从前的事，更多的是付诸一笑。也许，从来都很简单，我们只是在心中没有饶过自己。

每天中午，穿过香樟的林荫路、一排停车区，就能到达单位的食堂。

食堂隐在一丛香樟树的后面，冬日的阳光洒下来，斑驳的树影打在泛黄的墙壁上，清风一吹，光影浮动，只觉岁月缱绻。

食堂阿姨很温和，见我是新来的，不紧不慢从陈旧的红色月饼盒里，拿出一本单位的签字本，让我把自己的名字写上。然后告诉我，每次来吃一餐，在日期下面画一个勾。

一日清晨，我站在窗口拿早餐，遇到一位满头银发的退休阿姨。她微笑着看着我，问我在那个部门工作。我回答后，她兴奋地说，她的女儿以前也在这个部门，前几年刚调走。聊到忘情处时，阿姨的面汤都洒出来了。分别后，阿姨留给人的亲切感，久久在我心间萦绕。

山外与山中的工作节奏，极不一样。每天我需要从镇上开30分钟的车到县城。这段不长的距离，竟让我这个驾驶新手很快掌握了开车的技巧。

每日，清晨六点多，天才亮，我开着车，望见远山飘着长长又幽柔的云雾，然后穿行在镇上空旷又萧瑟的田野间。我心明澄澈，只觉自己像是一匹在天地间驰骋的骏马。

穿过学校围墙的豁口

■陈中奇

景迷住了。那是一片平缓倾斜的坡地，地形起伏像一只张开羽翼滑翔的大鸟，没有什么高大的树木障目，全长满了铺地的青葱的草，绒绒的绿毯子似的，连绵两三个山坡。那绿意赏心悦目，像汪汪洋洋的水似的，均匀漫过山坡，又一齐倾泻在山窝里，并向下延展到远方的开阔地去。那些不知名的草，贴地长，齐脚踝高，伸着脑袋，舞着小手；有的大叶子，边有锯齿，如芦苇叶，牛喜欢吃；有的又薄又软又小，到春天的尾巴上，我知道它们会结出紫红的浆果。我认识长着狼牙棒花来的是狗尾草，一蓬又一蓬，开白色小花，牢牢扯扯覆在一起的带刺的是金樱子。在满眼绿色的中央，有一条蜿蜒而下的沙质小路，顺路走到坡地最底下，有一户低矮的农家，正是同学亲戚家。门前有一口春水激滟的大水塘，屋边长着一两株枣树，也满树嫩芽了。总之，带来一种春游的感觉。

中学时有一段，流行练气功。有王姓同学说，练功夫必选一块空气清新、环境好的地方，谓之“采气”。我好奇，也有些将信将疑，在夏夜熄灯后，一伙人偷偷去围墙外草地练气功。那晚，月亮好圆，像数学课上圆规画出的一样，“辉而煌之”地挂在天顶上，月光笼罩

在断垣残壁里，也能怡然自得、尽显风华。我想，诗人画家的芙蓉开在深宅大院，开在富贵温柔乡；凡夫俗子的芙蓉，开在荒野溪畔，开在庭院篱笆，每一朵芙蓉，都值得秋风轻抚，值得阳光雨露滋养。

暮色四合，月华如水，我坐在街边的芙蓉树下喝茶。这株芙蓉亭亭如盖，据店主说至少有四十年的树龄了，小时他就在树下玩耍，而至他也过而立之年了。我抬头赏花良久，真心赞叹，开得真好啊！花朵密密匝匝，满树霞光，让人目眩神迷。忽然，远处传来空灵悠远的音乐，似笛非笛，有种天地悠悠的苍凉，原来是尺八演奏的《鹿之远音》。整个古镇，都沉醉在尺八的恬静寂寥之中。月光笼罩着芙蓉，乐音倾泻在芙蓉上，有种神秘朦胧的美。我似乎看到一只仙鹿蹦跳来到古镇，徜徉在月光里，徘徊在芙蓉花下。是啊，唯有芙蓉的洁净才配得上仙鹿的纯真，唯有古镇的空灵才配得上仙鹿的高雅。

是夜，我从古镇的这一头缓缓走向另一头，心里涌动着天苍苍野茫茫、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凉。《鹿之远音》，让我想起《春江花月夜》。今夜的月光还是千余年前曾照着诗人的月亮，可是今夜月光还是当年明澈如水的月光吗？张若虚一定是受了江月的蛊惑，才写出这首流传千古的诗篇，创造了一个深沉、寥廓、宁静的艺术境界。如今我行走在这古镇里，一次次试图走进远古的时空，探寻古人的智慧与豁达。

到县城后，堵车却成了一种常态。我在车流中，也成了一位庸常的上班族，在时间里挣扎，在缝隙间细思。

当下午5点30下班，已暮色深沉。我开着车，经过宽虹的街道，然后壮着胆子，一个人在漆黑又寂寥的乡路上行驶。那些群山如野兽，树影如鬼魅，但一一被我打败，我非常镇定。

12月1日，我们南方下雪了，一夜的初雪，下得静悄悄。第二天早上，打开门，大地白茫茫一片。

见到雪，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，是一份惊喜。只是，南方的雪，下得极为秀气，不能和北方的大雪相比，但于我们已是知足。

那细软的雪，落满荒野、山林、街道，也落进了我们的心中。

这时，我走进雪中，有种刺骨的冷。抬头仰望，细雪落眉头，瞬间眉间花白。这种浪漫，如一首诗。

我开启车子，玻璃上一夜的积雪，白花花，很厚实，泼了几盆水都没有融化。我坐在车里开着暖气，等雪融，看雪静静地下。这种温柔的节奏，真让人欢喜。

其实，很期待，雪满山河。到那时，我定与故人围炉谈心，品茗酌酒。窗外下雪，炉内炭火哔剥，壶中松风阵阵。这样美的冬日，才足够尽兴。

此刻，车窗上的冰雪已经融化，我又要开车上班了。我分明听到车轮碾过雪地，发出“嗤嗤嗤”的声响。我小心驶出庭院，往马路上开去。

冬就这样，一日日闯入心田，冬安，雪柔，渐入佳境。

着寂静的原野，照在远处山丘上墨绿色的油茶林上，散发着一圈毛茸茸的光圈，一地草尖上的银色如同沾满了露珠。草地干爽而柔软，仰躺其中，仿佛置身在大海大洋的深处，周围的风像呼吸一样涌动，草叶随风，如水波般摇曳摆摆。练气功的同学装模作样，摆着身姿手势，望月盘腿而坐，长呼长吸，或缓缓抬臂环抱，双掌相对，在下腹丹田处如抱球般揉揉搓搓，现在想起来像太极。如我的几个好事者，看久了，也依葫芦画瓢地体验起来。吐纳之间，我感觉一股凉意穿透手指，电流一般，随着意念在身体里鱼儿般游走，不禁打了一个寒颤。我只去过一次，后来再也没去玩过了。

秋天时，罗姓同学带来一大袋金黄的枣，说是亲戚家枣树上的果实。那枣，有表皮通红的，有金黄中带着红斑点的，也有红一头黄一头的，又脆又甜。记得夏天里，我们偷跑到那个池塘里游泳，那时还小如青豆。罗同学很是不幸，读中学时，父亲出车祸死了，母亲是残疾人，自己也没考上大学，至今还呆在村里。

后来，围墙上的洞被堵死了，就彻底断了我们穿墙的念想，那片可以撒野的草地，我们再也沒去过了。